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 
沈雲龍主編

# 我在六十歲以前

馬夷初著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

印行

我在六十歲以前

放眼春如許，卻堪憐。三春春色，二  
分歸去。任道浮生，能百歲，半已及。  
豈虛度，算只為儒冠，相誤一晌胡  
塗。何用說，要從今料理，前頭路無  
草。重新錯，情懷更與東風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鮮有梅花山園水繞願為漁父  
不學磻谿垂釣者只釣荻常鐘  
敲得幾尾菱：鯢鮒換取布衣  
蔬食足便收綸買醉斜陽渡

人與我兩無忤 五十初度之作



又是十年去歎十年韶華如故鳥  
絲非故舊地風濤淹綠野驚起魚  
龍無數對錦陌銅駝不語破碎金  
甌還待補愧深衣皂帽春申浦  
空鍾阜空懷古捫天夢裏無憑

據且安排藏山之業日親蟬臺坐  
畝梅邊一豁水此計因循已誤怕  
斜照漸昏江樹扶竹間吟歸去  
也又煙雲杳渺知何處浮一艇逐

鷗鷺

方寸初度之作

馬





我的歲十六



十一年六月三日在我新被槍傷後攝於善醫院

我是生在中華民國前二十七年（前清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四年）四月廿七日；（這是照新曆推算的日子）我的家庭歷史是這樣的：高祖是一位農夫。曾祖從紹興搬到杭州，學做鞋子，是箇工人，後來自己開起店來了，又是商人。祖父呢，三考出身，正路功名，在前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過世了。我的父親當然承繼書香，但只做得一箇縣學生員。

我五歲（實際不足四歲）那年的春天，有一天，我的父親在內客堂中間擺了一張四方桌子，靠外一邊縛上一幅紅呢桌帷，桌子上擺了一副香鑪燭臺，爲着給我破蒙，要拜孔夫子。給我破蒙的老師是頭年（前清光緒十四年）浙江鄉試第一

名舉人，俗叫解元的山陰王會澄先生，這就可以曉得父親對我的期望了。

王先生到了，簇新的禮服，映出他那樣風神矍鑠的儀貌。更從他的談笑裏，顯着他的得意。因為他正要上北京去會試，似乎指顧間連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。

我的父親自然也穿着禮服，先請王先生拜孔夫子，隨後自己也拜，隨後便叫我拜。我拜得真神氣，王先生稱贊了一番，父親便向王先生行託付禮，彼此互拜了一回，隨後父親叫我拜老師。

破蒙開始了，撤了香鑪燭臺，擺上硃筆硯臺。一本羅澤南做的小學韻語，是浙江官書局刻的大板，官堆紙印得雪白，鋪在桌子左邊。一筒綠色花綢子做的書包，是四方的綢子，把三面向裏摺起，再縫住了，便成了袋子，一面不摺的角上，用黑色綢子挖了一箇如意，鑲在上面，又安上一條紅布帶子。書包裏面放着一塊木板，大小和書包差不多，板的一面，四邊刻着古式花樣，無非雙魚古慶，筆錠如意一類，中間直刻四箇大字，如『福緣善慶』一類，這塊木板的用意怎樣，或者是古代所謂『箒』，爲兒童學書用的；或者不過爲書包質輓，借此襯得

硬些，以便兒童裝書。

王先生當然衣冠端正，儼然人師地坐在上首，我就坐在左邊。王先生指着小學韻語開首四句：『小學之道，誨爾童蒙。（這句或者有些錯誤，記不真了。）蒙以養正，是曰聖功。』叫我隨他的聲音念。教不到三遍，我就自己會念了。我的父親自然笑開了臉，王先生也向父親叫恭喜。

以後就是父親教我了，當然繼續讀完這本小學韻語。讀書以外，只有寫描硃字。我一寫就很合式，父親更是歡喜。

可是我家的生活，要靠父親每月薪水收入維持的，所以父親也不能準時地繼續教我。後來幾年，父親因為我的兩位堂兄要讀書，請了一位蕭山某先生來家，我也跟着讀『大學之道』了。後來又換了一位塘棲勞先生。後來請不起先生了，把我送到鄰居一位張先生家。張先生有學生十幾個人，聚在一間小屋子裏，真是一陣一陣老鴉叫個不休，好在我也不過隨口亂叫，張先生也不過只要學生背誦得出，就算了事。

在張先生家讀書的那年，我已十歲了，可是我還不過讀到下孟（孟子三卷，下孟就是下卷），而且也不曉得裏面說些什麼，可是我的寫字算寫得相當好了。

這年十二月十二日（自然舊曆）下午，我的大禍臨頭了。這時我剛剛在那裏叫，『梁惠王曰：晉國天下莫強焉，』我家一個老做媽媽來對我說：『履官（是我的小名），少奶奶（我的母親）叫偌回去。』我早曉得父親這幾日病勢沈重，聽了，就把書包拿起，向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。走入父親房裏，在父親牀前對面坐了，只看着父親。父親叫我的母親拿長生果給我吃，我接着就不覺眼中要滾下淚來，正舉起手來要向眼上指，父親便朝裏睡了，大約也不忍看我。這夜子時，（十一點多鐘）父親就撒下了我們母子兄妹四個過世了。

父親在日，我已沒有幸運好好地讀書，何況父親過去了。但是我的母親呢，偏偏要從他老十個指頭底下養活我們的生命，還要叫我承繼祖父的書香，並且對我說：『你爸爸沒有得志，是他一生的恨事，你要替你爸爸爭爭氣。』所以請了一位父親的學生孫先生來教我們兄弟讀書，但是也不過和張先生一樣。

我十一歲的冬天，母親給父親辦葬事，父親的好友湯頤瑣先生從蘇州來會葬，便帶了我回蘇州。明年，湯先生就館到溫州去了，却替我請了一位劉先生來教我。這位劉先生單名叫題，是蘇州閶門外一位醫生（自然是中醫），所以訂明是早來晚歸的。他老真會教書，每日早晨九點來鐘，我和一個隣舍同學到了館裏，他老個別的替我們上新書，溫舊書，新舊書都要能夠背誦得熟了，再替我們講解。我雖則懂得文法，却能瞭解書上說些什麼。他老又叫我們寫大字小字。末了是對課。這件事情，像是現在的造句子一類的意思，爲做文的起碼練習。那時做文，都是預備將來考試中秀才舉人的，因爲那時考試要做五言八韻的詩，詩是要講對子的，所以從小就要來講柳眼、桃腮、飛絮、游絲、青雲、赤日、亂頭風、長脚雨、紅板路、白門潮、由一個字起到五個字，五個字能對，就成了一韻詩。譬如先生出個『一團蝴蝶夢』，我們對個『幾處鷓鴣聲』，便是寫落花的一韻好詩了。

我當時只能對到三個字，但是他老出口，我就對上了。我那位同學天資比不

上我，什麼都落後，但是他後來也了，他老真喜得要死，每日不到午時覺得這個先生真奇怪，尤其是我，而

可是不幸的事又臨到我的頭上，劉先生自然不去，我却跟了姨子（州。湯先生是有名的學者，俞曲園先生的，但是他老文酒應酬太忙了，疑了，却叫我讀詩經、書經。我覺得略瞭解更談不上了。但是三五日裏，湯背誦不上幾句。這樣一年，母親惦記我十三歲的正月間（舊曆）回到和我的兩個弟弟讀書。功課是和在家不到一年，我的家境也決不能夠請先



誦清先生讀書。那時一齋裏學生程度高的文章滿篇，低的還只是背誦對課，我當然在低的方面，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學裏的會做詩的學做五言試帖詩（試帖詩是應考試用的），自然做不成功，我也覺不得讀書的味道。

一年以後，母親因我的身體不好，叫我回家（原來住在塾裏的），在同巷的李伯伯家，從一位蕭山人魯六僧先生讀書。還不是老方子的一貼藥，仍舊叫我感到不感興趣，只是寫字算越寫得好了，因為我的父親是書法有名的，所以大家也誇獎我。這年是中華民國前十三年（前清光緒二十五年），就是『戊戌政變』的後一年，李家請的魯先生換了一位范成佐先生。范先生的教書，法子還是一樣，可是活潑些，有一回事，却叫我大感興趣。我有一個姓洪的同學，天資也和我彷彿，我們對背誦，往往要爭先到先生面前，我坐得近先生些，當然容易先到，這一回，他遲我不備，早離了他的位子，但是我的眼快，便同時搶到先生面前了，因此他和我都背誦起來。范先生左右為難了，但是他老心裏明白，我是後離坐位的，他老就出題目了，叫我們都停止背誦，由他老挑出書裏一句來，叫我們接着

往下背誦。他老先對那位同學說：『你先背，』分明是照顧他的意思。他老就從論語裏挑出一句：『不古而已矣』，那位同學却背不出。他老又向我說：『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』，我立刻接上去背誦了。那位同學自然只得捧了書走，氣得來幾乎下淚，我却一面背誦，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學笑。

這時，我對於論語孟子算能瞭解他們文法的部分了，就請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。咿咿唔唔地讀了幾篇程文（就是模範文），却愛上了俞曲園先生課孫草裏子路宿於石門一章的一篇，因爲有這樣四句：『草草杯盤，席上之殘肴未撤，焚焚燈火，室中之舊榻猶存。』覺得描寫得有趣，也就學做八股文了。可是只做到起股，就不懂往下怎樣做了。

頭一年秋季，一夜，明月在天，我從外面回家，遇到有人慌張得很，擔了泥菩薩搬家。我很奇怪，聽人家說，原來康有爲學了外國人，要開學堂，清朝皇帝聽了康有爲的話，要廢佛教，拿天下廟宇來辦學堂，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，趁夜裏這樣趕來帶菩薩逃難。我在那時，耳裏早經聽着康梁變法的話，曉得變法最

爲什麼。那時杭州已有了一個求是書院，是新式教育機關（後來的浙江大學堂、浙江高等學堂都是從他改的，現在浙江大學也設在他的遺址），我却還沒有曉得。

這年夏天，才聽說杭州辦了一個養正書塾，是外國學堂的樣子。還曉得我父親的一位盟友宋澄之先生（也是俞曲園先生的學生）在這裏面教書，我就向母親說明了，要進這個書塾，母親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

其實這種書院書塾都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，不過不得不叫他們做新式教育機關。養正書塾的程度，可以說是現在的初小三四年到高中的混合體。我進去的時候，裏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個班頭，一班學生不過六七個人，都會做滿篇的文章，年紀也都在二十左右了。我呢，入學考試仍就是背誦一回書，因我還不懂做策論文，把我和同時進去和我一樣程度的同學湊了一班，叫做新四班。

我在新四班裏和蕭山三個姓韓的同學算是一班的『翹楚』，其實不過能做一百來字長的策論。我在半年將完時候，星期做文，一連考上七次第一，第二第三就是二個姓韓的同學。不到年終考試，我和兩個姓韓的同學便升入老四班了。我

在老四班裏不過一兩個月，國文第一又往往輪到我的頭上了，所以這年年終考試的結果，我就升到三班。

我升到三班時候，只有一個算學教員趙望杏先生，是在四班裏也是他老教我們算學的，可是我對算學總是格格不入，一部『筆算數學』，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。好在那時還沒有物理化學等科目，有的不過是歷史地理英文。歷史地理都無教科書，也是那時還沒有編得出來，所以我們讀的歷史，是整部的『御批通鑑輯覽』。地理是『水道提綱』，我對地理簡直無從入門。英文呢，我對發音來得不準，而且很蔑視外國文，所以英文教員魏冲叔先生用盡方法引誘我。年考的時候，我的試卷稍稍像樣，他老竟給我獎金。但是我總覺得這是鬼話，我一生的吃虧却在這裏。

這時三班的歷史教員是剛剛請來的一位有名的歷史學家陳介石先生（名叫黻宸），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，我們初初並不曉得，只當是一位布衣布鞋的鄉下老先生。他老一口溫州話，我們初初也真懂不得，可是我佔便宜了，因為我到過溫

州，雖則我在溫州住了將近一年，實在沒有和溫州人正式接觸，不過聽聽隣舍人家講話，有了些印象，所以陳先生說出來，我倒覺得和『他鄉遇故知』一樣。我聽了他老對歷史上的議論，很感興趣。他老因爲言語不通，總是用筆來考問我們。他老不但『循循善誘』，還真懂得『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』的教法。我們經他幾次的啓發，沒有不五體投地的歸依他老了。我在三班裏半年終了，又升到二班，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學並駕齊驅了。

這年是清朝光緒二十六年，北方出了義和團的亂子，歐美日本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。那時杭州有二份上海報紙，是申報、新聞報、中外日報，但是我們書塾裏只教員室有報看，我們那裏敢進去。這位陳老先生却常常把時事告訴我們。一日，他把我叫得去，告訴我聯軍進了北京，皇帝走了。我好像天向我頭上壓下來了，就號咷大哭。他老却不響，直待我哭得太傷心了，他才對我說，你不要哭，慢慢對你說。我聽他的說話，好像基督徒相信聖經一樣，曉得他老必定有個道理的，也就止了淚。他老說：『你去息息罷。』我內

心還是淒涼着，也沒有話說，就浪

後來他老並不怎樣特別地告訴  
代和宋明亡國的事，我們不知不覺  
看天演論、法意，和伯牙琴、明夷  
命了。因此我們考試文裏也大變了

我在二班裏，也是半年就和全  
們的算學都是學微積了，而我連三  
日文，又討厭他總是鬼話。不過我  
於現在的政治學裏經濟學裏的概論  
只在九通裏而自己摸索）方面的成  
過其他同學們，所以保持了在頭班

我在頭班半年不到，和湯杜兩  
三個加了一個特班生的頭銜，却仍

年。下半年書塾裏又出新花樣了，加設師範生六名。備班學生一班，備班取來的學生都是現在的初小一二年級，師範生呢，並非另開一班，也不增加教育科目，就是給我和湯杜兩位同學，和還有周繼善、葉誠然、龔壽康三位同學（都是頭班生）加了一個職務，叫我們去教備班學生，不過不算正式教員，所以特立這個名目。

我們在備班裏，一面是教師地位，一面還是同學地位。我們對於這班裏的小兄弟，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樣。而我們的教法，不但用了陳老先生教我們的方法，『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』我們和他們真德謨克拉西。我們有時設了一個問題，反而自己退下講臺來坐在學生位子上，請他們裏面自動要說話的上去互相質問辯難。所以他們也和我們親熱得要死。他們裏面有一個楊崇英，是書塾總理的孫子，不過十二三歲，先和我在新四班裏同學，他後來告退了，這時重復進來，他每次能夠侃侃而談。還有一個傅孟，也是了不得的。

這時，我們書塾裏還沒有體操，我們到求是書院裏去看了一番，不勝欣慕之

至，就由高級同學發起向總理上書，請求增加體操科目。起初總理以為這是不需要的，後來終究被我們的『絕妙好詞』感動了，增加了體操。我對這事，倒大感興趣，翻槓子、盪鞦韆，居然第二手。

我們又發起組織同學了，一個現在學生會似的組織，由我們幾個高級同學來領導，雖則形式上很不完全，精神上倒很團結。我們幾個人常常晚上到年級較低的同學宿舍裏集合他們，作演講辯論，很似現在的座談會。

照例，每年端五、中秋、年底三個時間，要由杭州府、錢塘縣、仁和縣輪流來考試。他們拿了卷子回去，評定了次第，五名以前都有獎金。有一回輪到錢塘縣，知縣黃大華先生，倒是一個有學問的，可是他偏闖了一個亂子。他隨意把我們升降了，頭班的降到三班，四班的升到二班，平日成績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。我們大罵起來，好在校方並不依照他的評定辦理，我們却大家都不願意接受他的獎金。說也可笑，一共也不過五六十塊錢，我們却要辦一個藏書樓了。湯爾和會刻圖章，他就犧牲了石頭一方，刻了皆大歡喜樓藏書七個字，捺在買來的一些宣



時新出的課本書籍上。那時杭州出了一分綫裝書式的白話報，其實都是求是、養正兩校的教員的作品。我們就定了幾分，供給同學看看。

這時，我的十七歲光陰過完了，養正書塾也改爲杭州府中學堂，我們六個師範生都要在明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暑假畢業。校方豫定派我和湯杜到日本去留學，我們約定去學陸軍，學了回來就好革命。（後來湯爾和會去日本，一度進成城學校。）可是將要畢業的前兩個月，却給我們一個留學的根本打擊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我們同學們合理的思想發展了，我們組織起來了，對於校方古典式的一切會表示不滿。在歷史上，學生一進了校門，除了工友們以外，都是師長，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，師字是和天地君親成了聯繫的，杭州人家裏往往供着一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，便可以曉得師字的尊嚴，所以書塾裏的職員，人人自以爲師，個個自以爲長。我們塾裏一位學正先生（類似現在的庶務主任），真的很神氣，大家就把他做了攻擊的對象，但是平常對他還是禮貌不衰。

廿八年清明時節，西子湖邊，山盤翠巒，水皺青絲，柳似舞腰，桃如含笑，

怎不逗起我們的春情。向來清明、立夏這些節日是放假的，這年却改了規則。我們向學正先生要求，請向監督（改學堂後總理也改叫監督）商量，仍舊放假。他說：『不行，』自然大家不高興。我們幾個師範生却有點不師範了，就和幾個頭二班裏的同學請了假，溜到西湖上，除了幾匹馬，大家輕衫軟策，遊山玩水，好不賞心悅目。哪裏曉得半路上碰着了學正先生，三名轎夫，一乘快轎，衝到我們馬前，來個照面。彼此來不及招呼就過去了。這日晚上，我們就聽見這位學正先生在那裏和教員們說我們不遵規則，還形容我們兩句話，是『扇子揚揚，馬鞭揮揮』。我們想他也何嘗守規則，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氣。

一會兒到立夏節了，當然沒有放假的希望，大家倒也不想出去。

一日，我們六個師範生正陪着陳老先生吃晚飯。（我們有特別權利在宿舍裏開飯，請他老同吃。）忽聽到樓下飯廳裏那位學正先生的聲音很高，還有拍桌子的聲音。趕緊叫工友去看，他回來說：『邵師爺同傅少爺，徐少爺相罵，邵師爺坐得轎到監督屋裏去哉。』我們趕緊下去一問，方曉得和這位學正先生同桌子吃

級的同学傅振紳（後來改名銳，字毋退）、王孚、徐景清三位，吃飯時候談天，被學正先生斥責了，所以爭起來。我們曉得學正先生向監督那裏一去，這三位同学定被嚴厲的處分了。向來我和湯杜兩同学是被監督特別看待的，這時湯爾和因病睡在隔壁醫院裏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趕到監督家裏去，好替那三位同学說說話。可憐，我們是一盞燈籠兩條腿，怎樣趕得過學正先生的轎子。半路上就看見『翰林院編修』的燈籠，曉得監督向校裏來了，又急忙回身就趕。趕到了校裏，只見全校的同学已布滿了監督辦公室外面院子裏，好些教員都在監督辦公室外面君子堂裏，監督準備開除三位同学的學籍了。

我們幾個高年級的同学都急了，有什麼辦法？有什麼辦法？請總教習（陳老先生）來救救他們，就把陳老先生請來。他老一聽要開除學生，便『怒髮冲冠』，一口氣跑進監督辦公室，正碰着監督手拿硃筆要寫開除條子（那時開除學生要監督親筆用硃寫的）。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監督說：『不能！不能！』監督只是不理會，他老更急得『先生，先生不能，不能！』監督才慢慢地說：『本監

督自有權衡，該教員無得干豫。」他老的無明火自然燒起來了。便說：『那末我辭職了！』這句方說出他老的口，這時我們也混在君子堂裏，所以聽得明白，便嚇得往院子宣布，總教習辭職了。就有潮湧似的聲音，『陳先生辭職，我們也走！』大家聚起來商量辦法，一面湊出錢來租一所房子，預備暫時安頓身子，一面做了一篇呈文，直到巡撫、布政使、按察使（當時稱爲三大憲）那邊去控告這位學正先生。第二天早晨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禮而別。這樣一來，校方就用分化我們的手段，用感情來抽回一小部分，我們六個師範生除了湯爾和在病外，也都被開除了。可是監督寫條子，不用硃筆而用墨筆，『以示優異。』後來我們還聽得監督寫開除我們的條子，還流了淚說：『我手裏只造就了這幾個人，偏還在我手裏開除他們。』

說到我的革命思想，是發生在十六歲。那時，我讀了王夫之的『黃書』，黃宗義的『明夷待訪錄』，和『明季稗史』裏面的『揚州十日記』，『嘉定屠城記』一類的書，有了民族民權兩種觀念的輪廓，這年又碰上了義和團的事變，八國聯軍衝破了北

京，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觀念，又讀了些孟德斯鳩的『法意』、盧梭『民約論』的譯本，和李提摩泰的『泰西新史攬要』，（十三年，我代理教育部部務，後臧班禪喇嘛來北京，我去訪問他的時候，遇見了李提摩泰先生，他已七十歲左右了。）一類的書，不知不覺地非要打倒滿洲政權，建立民主國家不可，並且就想找同志了。

在同學裏，和湯爾和杜士珍也基於這點上拜了把子，還想向求是書院裏找同志。當時求是書院裏有蔣尊簋、蔣百里、史久光、李斐然、周承蒞、許壽裳、錢家治等一輩，我們就想聯絡一起。後來二蔣都往日本學陸軍，我們三傑（這是當時外面稱我和湯杜的，因為我們在養正書塾裏是特班生，我們和周繼善、葉誠然、龔壽康聯起來，又稱六君子，這是同學給我們開玩笑的。那時距離『戊戌政變』不過兩年，所以他們這樣叫我們。）也決意待畢業後往日本學陸軍，不想巴望得可以達目的時候，竟爲了抱不平，幫同學，被學校除名了。

我的家貧，我們兄弟姊妹五個，依賴母親十個指頭維持生活的，這樣一來，不但不能再進學校，也不能不解決一家的生活問題了，才跑到上海來幫助蔣觀雲

先生（他的原名記不起來了，他是蔣尊簋的父親）編輯『選報』。

那時（前清光緒二十八年），上海是維新派集中的地方，維新派是和平改革派，戊戌黨人裏『碩果僅存』的張元濟先生就在這裏，隱然是個龍頭。革命黨呢，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。

蔣觀雲先生是維新派，選報不過選取各報裏國內外的重要消息，加一篇論說批評批評政治，形式還是線裝書。

我幫助蔣先生編輯選報不久，資方的趙祖德先生（他的別字和我相同。都叫蘇初。見面，我稱他蘇初先生，他叫我蘇初兄，後來我才改爲夷初。）想再辦一個刊物，和我商量，就出了一份『新世界學報』，編輯寫文的是我的老師（陳獻宸先生）和同學（湯、杜），不免要帶點革命思想給讀者了，但是真也『微乎其微』，因爲刊物雖則辦在外國的租借地的上海，刊物要公開地行銷到內地去的，自然不能『暢所欲言』了。

這時，正是清朝的政治，日見腐敗，英、德、俄、法、日本等帝國主義在中

國『爲所欲爲』的時候，因爲庚子以後，清朝的帝、后和『權貴』都怕他們，正是『唯命是聽』了。

但是，知識份子對政治改革的要求，日見強調，革命思想，灌輸到知識青年，也像油在水面擴充不止，因爲革命黨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，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，內地也祕密輸入的了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行動，常常給人們不斷地刺激。庚子年，唐才常弟兄在漢口起事被殺，（唐先生弟兄死後，他的家屬住在上海虹口什麼路的隆慶里，他的大兒子唐蟒（圭良）年紀比我小幾歲，我們很要好；一天，他和我、杜士珍同往到他的家裏，拜見了他的七十歲的祖父，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，一種說不出的悲慘樣子，擰了圭良的頭（那時圭良活像一個寺院裏小沙彌）託我們替他照管照管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；（原來，圭良還有九十歲的曾祖母在上頭，唐先生弟兄的死信還瞞着她的）也給大家很大的衝動。在上海的維新派或革命派，除了文字工作以外，遇有外交上的事件發生，又是一個工作的機會，因爲上海是租界，而前清沒有治外法權，所以我們可以昌言無忌。那時，

清朝雖則也有像胡適考據過的『校事』，却還不懂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的那一套，差了蔡鈞做上海道，叫他來偵探革命黨，結果，蘇報的案子，還碰了一鼻子灰。

我這時年紀不到二十歲，遇到法國對龍州，俄國對奉天這些事發生，張家花園（現在的泰興路南段就是張家花園遺址）開會總去參加的，張園開會照例有章炳麟、吳敬恆、蔡元培的演說，年青的只有馬君武、沈步洲也夾在裏面說說。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說，總是大聲疾呼地革命革命，除了聽見對他的鼓掌聲音以外，一到散會時候，就有許多人像螞蟻附着鹽魚一樣，向他致敬致親，象徵了當時對革命的歡迎，正像現在對民主一樣。

後來，趙先生又別有企圖，我們師生也各有各事，就散了。新世界學報也就中止。

湯爾和往日本學陸軍去了，奉天事情緊急的時候，留學日本的學生『鼓噪』了，組織義勇隊，要回國來，請願和俄國開戰，先派了湯爾和、鈕永建回來，向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申說意見，到了保定，見了袁世凱，世凱只給他一個電



報看，他們的任務就終止了。因為清朝已得了報告，說他們是革命黨，有密令叫袁世凱逮捕。當時，我在杭州，得到消息，爾和已被殺了，急忙打電報給杜士珍，叫他來商量，我們怎樣去處分他的後事。又給袁世凱「幕府」裏一位魏老先生去信問問情形，（這位魏老先生，是和林琴南翻譯小說著名的魏易的叔父，也是爾和的長輩）得他的覆信，說沒有這回事。原來，他們想通過魏老先生和袁世凱說話，魏老先生勸他們快離保定罷。

我因家庭生活的負擔關係，往來杭州上海，教書寫文。那時，一位廣東人鄧實先生（別字秋枚，現在上海，年紀已七十歲了），獨自辦了一份期刊，叫做「政藝通報」，約我寫文。後來他更有興趣了，又約我和我的同學黃節先生（別字晦聞，他們都是康有為的同學簡朝亮的弟子，晦聞後來在北京大學任教授）辦了一份期刊，名目是「國粹學報」。這個刊物有文藝復興的意義，而鼓吹民族主義的革命很賣力氣，居然風行一時，柳亞子、陳佩忍、章炳麟、劉師培都是革命分子，（劉師培後來拜了端方的門，並且袁世凱想做皇帝，他竟加入了籌安會。）也先